

DOI: 10.3969/j.issn.1672-8874.2012.03.026

## 军校本科学员英语词汇水平调查

李明富, 刘晶

(国防科学技术大学 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 湖南 长沙 410073)

**[摘要]** 词汇水平的调查与分析为教材编写、课程教学和测试提供了参考依据。本研究尝试按照分层抽样和等距抽样的抽样方法, 采用简化的 Paribakht 和 Wesche 制定的《词汇知识量表》, 选取从 RANGE 软件编制符合我国大学英语教学大纲的分级词汇表中抽出的 100 个单词, 对长沙某综合性军校一至四年级的学员进行全面深入的词汇水平调查, 并对相关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

**[关键词]** 英语词汇; RANGE; 分级词表; 调查

**[中图分类号]** G642.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8874(2012)03-0085-04

### An Investigation of the Cadets' English Vocabulary

LI Ming-fu, LIU Jing

(College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National University of Defense Technology, Changsha 410073, China)

**Abstract:** The investigation of vocabulary provides information for materials selecting, course teaching and testing. This study makes an investigation of the cadet's vocabulary in a military university in Changsha, by using the method of random sampling, employing Paribakht and Wesche's Vocabulary Knowledge Scale, selecting 100 words from a level-based wordlist based on RANGE, and analyzing relevant factors.

**Key words:** English vocabulary; RANGE; level-based wordlist; investigation

英语词汇是英语的基本要素之一, 正如语言学家 Wilkins 所说: “要是没有语法, 很多东西可能无法表达; 要是没有词汇, 什么东西都无法表达。”<sup>[1]</sup> 英语词汇在英语学习和教学中都占有重要的地位。对英语学习者而言, 听、说、读、写、译各项技能的培养和训练都离不开词汇。而在英语教学中, 了解学员词汇掌握水平将有助于制定符合学员实际的教学目标, 编写难度系数适中的教材, 组织科学合理的考试。为此, 全面、系统、深入地了解学员的词汇水平显得尤为重要。

我国外语界对大学生的英语词汇研究始于 20 世纪 80 年代, 在二十几年的时间里, 许多研究者运用不同的方法从不同的角度进行了词汇研究。其中, 比较著名的有桂诗春 (1983, 1988)<sup>[2]</sup>, 邓昭春、曾中平 (1998)<sup>[3]</sup>, 周大军、文渤燕 (2000)<sup>[4]</sup>, 马广惠 (2001)<sup>[5]</sup>, 邵华 (2002)<sup>[6]</sup>, 文秋芳、王海啸 (1995)<sup>[7]</sup>, 这些研究调查了大学生英语词汇量状况, 分析了词汇量与语言综合能力以及英语考试之间的相关性, 提供了较为全面、可靠、科学的数据。尽管这些研究采用了不同的词汇测试工具和方式, 但是, 它们在词汇选取上存在着一个共同的问题, 没有考虑选词的词频因素。同时, 词汇测试只起到提供数据的作用, 而没有信息反馈, 不能给学员提供词汇学习指导。再者, 随着英语教学的发展, 学员的词汇量发生了较大的变

化, 我们不能再用以前的数据作为参考依据。

本文尝试运用 RANGE 软件编制符合我国大学英语教学大纲的分级词汇表<sup>[8][9][10]</sup>, 在此基础上, 按照分层抽样和等距抽样的抽样方法, 选取 100 个词汇对长沙某综合性军校一至四年级的学员进行全面深入的词汇水平调查, 详细了解学员词汇掌握现状, 分析词汇量与入学前主要受教育地点、高考语文成绩、高考英语成绩、家庭背景、始学年龄以及英语四六级成绩等因素之间的相关性。本文将具体探讨以下几个问题: (1) 军校学员的英语词汇量是多少? 不同年级的词汇水平呈什么样的分布规律? (2) 军校学员的词汇量与其入学前高考语文成绩、高考英语成绩、家庭背景、始学年龄以及英语四六级成绩之间的相关性如何? (3) 此研究对英语词汇教学有何意义? 对学员英语词汇学习有哪些指导作用?

### 一、研究设计

#### (一) 研究对象

本研究随机抽取了长沙某综合性军校一至四年级的 12 个本科学员队, 总共 160 名学员。其中, 指挥类学员和技术类学员人数各占一半, 每个年级 40 人, 每个年级抽取 3 个学员队。由于文科学员较少, 不满足测试要求, 所以被测学员都是理工科学生。最后, 问卷实际回收 149 份, 试

**[收稿日期]** 2012-03-13

**[作者简介]** 李明富 (1988-), 男, 湖南浏阳人, 国防科学技术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硕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 军事外语教育。

卷回收率为93.12%。

### (二) 研究工具

本研究建立在基于RANGE的大学英语分级词表之上,所运用的研究工具包括RANGE软件、SPSS16.0、分级词表、Paribakht和Wesche的《词汇知识量表》以及词汇问卷。

### (三) 研究过程

首先,构建基于RANGE的大学英语分级词表,并编制词汇测试问卷。构建分级词表可具体分为以下几个步骤:第一步,词汇输入工作。将《大学英语课程要求(试行)》的词汇全部输入到TXT文档中。第二步,将制作好的TXT文档调入RANGE BNC中运行,并将RANGE BNC中16个基础词表的单词替换成《大学英语课程要求(试行)》的单词,并保留这16个词表的命名,即Basewrd1, Basewrd2……在此基础上,对基础词表按词汇量进行合并,建立了符合测试要求的三个词表,词汇量依次为1500,4500和6500,分别代表入学词汇基本要求,四级词汇要求和六级词汇要求。第四步,将替换好的词表与RANGE软件放在同一个文件夹中,分级词表即制作完成<sup>[11][12]</sup>。

在词汇选取上,本研究根据分级基础词表的单词数,采取分层抽样,按比例取词的方法,以保证所选词汇在词频上的覆盖率。在问卷的编制过程中,采用了Paribakht和Wesche的《词汇知识量表》的简化版本<sup>[13]</sup>,并对其进行修改简化。

表1 英语词汇知识量表

英语词汇知识量表	
A	我以前没有见过这个词
B	我以前见过这个词,但不知道它的词义
C	我以前见过这个词,它的意思是( )
D	我能用这个词进行口语或书面表达。
1. 如果选A或B,请在相应的括号内打√。	
2. 如果选C,请用中文写出该词的一个词义,如book,C(书)	
3. 如果选D,请在横线处写出句子。	

然后,在小范围内,对问卷的信度进行测试,根据测试结果,做出适当的调整。

最后,向研究对象发放问卷,并将测试数据输入计算机。对数据进行分析 and 讨论,得出研究结论,形成研究结果。

### (四) 分析方法

针对不同的研究问题,使用SPSS16.0,采用不同的统计分析方法,包括描述性分析,单因素方差分析、Person相关分析等。

## 二、研究结果与讨论

### (一) 词汇广度分析

问卷总共100个单词,每个单词有四个选项可供选择。其中,选项A和B代表被测者不认识这个单词,选项C和D代表被测者认识这个单词。通过统计被测者所选的选项数目,我们可以计算出学员的单词量。统计的具体情况如

表2所示。

表2 各个年级词汇量测试总体情况

	平均值	标准差	最大值	最小值
大一年级	4043	675.29	5655	2665
大二年级	4107	580.38	5395	2925
大三年级	4370	823.20	5915	2925
大四年级	4477	980.14	5915	1990

大一年级到大四年级学员的平均词汇量分别为4043,4107,4370和4477个。从平均水平来看,随着年级的增高,词汇水平也在提高,但各年级内的差异不一样,大四年级最明显,而大二年级最小。这说明,从纵向来看,学员的英语词汇量随着学习年限的增加而逐步增大,而从横向来看,学员之间存在较大的差别,在大一刚入校时,英语词汇量基本是高考时的水平,在大二年级时,学员面临着英语过级考试的各种压力,学习动机较强,因此,学员之间的差别处于四年中最小的时候,到了大四年级,由于没有英语课程,学员的英语学习主要依靠自学完成,同时还面临着考研或毕业的不同选择,因此,学员的英语词汇量差别处于四年中最大的时候。

根据《大学英语教学大纲(修订本)》对四级、六级和六级后各级的词汇量的要求,《大学英语教学大纲》词汇表共收单词约6500个,其中要求新生在入学时应基本掌握的约有1800个,要求在1~4级掌握的约有2400个,要求在5~6级掌握的约有1300个,要求在高级英语阶段掌握的六级后词汇约有1000个。这一调查结果表明,大学生英语词汇水平整体未能达到大纲规定的词汇要求,学员进入大学时的词汇水平较高,但在大学的学习中词汇增长较慢且较少。

### (二) 词汇深度分析

问卷中各词汇的选项代表被测者对该词汇的掌握程度,从选项A到选项D,被测者对词汇的熟悉程度越高,对词汇的了解越深入。本研究对四个年级的问卷分别做了统计,统计了每份问卷中的单个选项数据,并最终将代表输入性词汇的C选项和代表产出性词汇的D选项进行对比,统计结果如图1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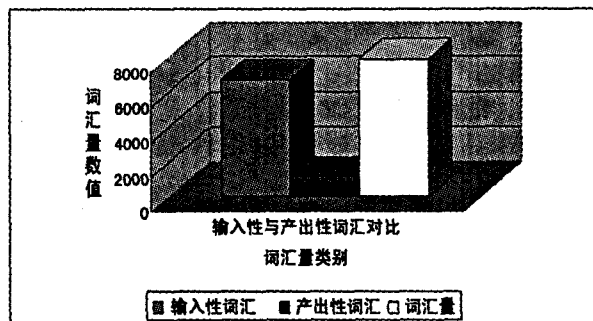


图1 输入性词汇与产出性词汇对比

从图1可以看出,学员的词汇构成中,输入性词汇与产出性词汇相差较大,输入性词汇在词汇量中所占的比率远远大于产出性词汇(此处,具体的比率为:输入性词汇85.22%,产出性词汇14.78%,产出性词汇与输入性词汇

之比接近 1:6)。这也说明,学员在学习词汇时,主要是进行输入性词汇的积累,而忽视了产出性词汇的使用,在学习策略上的表现就是,以生硬地记忆单词为主,而没有采取其他一些方法,比如阅读、写作、口语,进行词汇的学习。

### (三) 词汇量与相关影响因素分析

#### 1. 词汇与家庭背景

表 3 词汇量与家庭背景的描述性统计分析

	人数	平均值	标准差	标准误
城市	39	4329.49	741.087	118.669
城镇	22	4408.18	969.648	206.730
农村	59	4137.56	745.454	97.050
总计	120	4249.55	790.639	72.175

表 4 词汇量与家庭背景单因素方差分析

	Sum of Squares	df	Mean Square	F	Sig.
Between Groups	1542790.141	2	771395.071	1.239	.293
Within Groups	7.285E7	117	622608.902		
Total	7.439E7	119			

表 3 和表 4 分别是词汇量与影响因素家庭背景之间的描述统计分析以及单因素方差分析。从统计结果来看,城市和城镇的学员英语平均词汇量高于农村的学员,可能的原因是城市和城镇的学员比农村的学员较早接触英语和英语学习。通过进一步分析,如表 3 的结果所示,城市、城镇、农村的学员的词汇量并没有显著差别 ( $P = 0.293$ ,  $P > 0.05$ ),

这说明学员学习和掌握词汇的能力与家庭背景无关。

#### 2. 词汇与始学年龄

表 5 词汇量与始学年龄的描述性统计分析

	人数	平均值	标准差	标准误
学前教育	30	4334.67	780.924	142.577
小学	41	4175.98	833.452	130.163
初中	49	4259.00	770.190	110.027
总计	120	4249.55	790.639	72.175

表 6 词汇量与始学年龄的单因素方差分析

	Sum of Squares	df	Mean Square	F	Sig.
Between Groups	443662.058	2	221831.029	.351	.705
Within Groups	7.394E7	117	632003.159		
Total	7.439E7	119			

表 5 和表 6 分别是词汇量与影响因素始学年龄之间的描述统计分析以及单因素方差分析。从统计结果来看,在学前教育就开始接触英语或英语学习的学员的平均词汇量要高于之后开始的学员,但是,初中开始学习英语比小学开始的学员平均词汇量要大,这说明,小学之前接触或学习英语对学员英语词汇量有影响作用,而过了一定的始学年龄(5-6岁)之后,词汇量的增长与始学年龄关系不大。通过进一步的单因素方差分析,我们发现,始学年龄与学员词汇量之间没有显著的相关性 ( $P = 0.705$ ,  $P > 0.05$ ),即始学年龄的增长与词汇量的变化不存在相关性。

#### 3. 词汇量与高考语文成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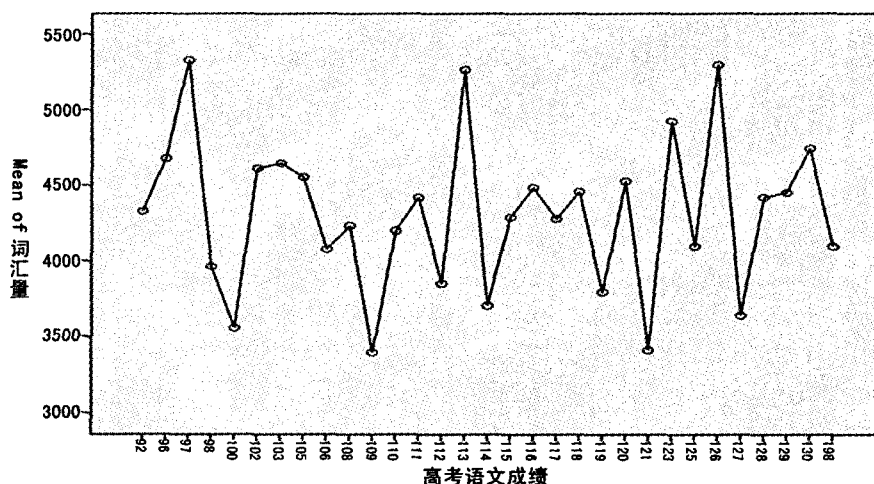


图 2 词汇量与高考语文成绩相关性分析

从图 2 的分布曲线可以看出,曲线上下浮动,变化没有规律,也没有集中的趋势,说明高考语文成绩与学员的词汇量之间不存在显著相关。如果将高考语文成绩视为学员的汉语水平,那么,通过方差分析,可以知道学员汉语水平与词汇量之间没有相关性 ( $P = 0.268$ ,  $P > 0.05$ )。

#### 4. 词汇量与高考英语成绩

表 7 词汇量与高考英语成绩的单因素方差分析

	Sum of Squares	df	Mean Square	F	Sig.
Between Groups	6.378E7	39	1635439.849	12.336	.000
Within Groups	1.061E7	80	132573.470		
Total	7.439E7	119			

从表7可以看出,高考成绩与词汇量之间显著相关,相关度比较高( $P = 0.000$ ,  $P < 0.05$ )。如果将高考成绩视为学员大学英语学习的英语基础,那么,通过数据分析,可以推断出,学员的英语基础对大学英语词汇量的增长影响显著。通过SPSS16.0进一步进行相关性分析,可以得出相关系数为0.876(如表8所示),显著相关。

表8 词汇量、高考成绩、英语四级成绩的相关性

		Correlations		
		词汇量	高考成绩	四级成绩
词汇量	Pearson Correlation	1	.876 **	.884 **
	Sig. (2-tailed)		.000	.000
	N	120	120	90
高考成绩	Pearson Correlation	.876 **	1	.939 **
	Sig. (2-tailed)	.000		.000
	N	120	120	90
四级成绩	Pearson Correlation	.884 **	.939 **	1
	Sig. (2-tailed)	.000	.000	
	N	90	90	90

\*\* . Correlation is significant at the 0.01 level (2-tailed).

#### (四) 词汇量对英语成绩的相关影响分析

从表8的数据可以看出,词汇量与高考成绩、词汇量与四级成绩、高考成绩之间的相关度较高,相关系数分别达到0.884、0.876、0.936,呈显著相关。这说明,一方面,学员的英语词汇量需要一定的基础,没有积累,是不可能短时间内达到一定的水平。另一方面,学员的英语词汇水平对学员的英语成绩有较大的影响,在一定程度上,英语词汇量与英语成绩之间存在相互关系,互相影响,互相促进。这也启示我们在英语教学中,不能忽视词汇学习的重要作用与意义,而应该加强对学员词汇学习的指导,以词汇学习促使学员整体英语水平的提高。

### 三、意义与启示

本研究的意义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第一,本研究克服了之前词汇水平调查存在的问题,采用分级词表进行测试,得到了学员英语词汇水平的相关数据,数据更加科学合理;第二,本研究探讨了英语词汇水平与高考语文成绩、家庭背景、始学年龄、高考成绩、英语四六级成绩之间的关系,得出了相应的结论,掌握了与英语词汇水平相关的因素;第三,本研究不仅对学员的总体英语词汇量进行了测试,还测试了学员在不同词频上英语词汇的掌握情况,这既是学员加强自身不同词频英语词汇学习的参照,也是教员进行分门别类、分级分层教学的依据;第四,本研究也从词汇水平调查的角度论证了词汇教学的词频原则的正确性与合理性。词汇教学应加强复用式词汇的教学,学员在记忆词汇过程中应遵循词频的原则<sup>[14]</sup>。

本研究对所提出的研究问题进行了回答,并得出以下结论与启示:

(1) 英语词汇水平受学习与学习动机影响。本科生的英语词汇量随着年级的增高而逐渐增大,而年级内个体的词汇水平差异随着英语学习动机的强弱变化而变化。这告诉我们,在英语词汇教学过程中,我们应该强化学员学习英语词汇的动机。特别是在高年级没有英语课程的情况下,英语词汇的掌握主要依靠自主学习完成。

(2) 对于英语词汇教学而言,应加强复用式词汇教学。复用式词汇也就是产出性词汇。通过调查发现,学员的产出性词汇与输入性词汇相差较大,输入性词汇在词汇量中所占的比率远远大于产出性词汇。这就是为什么很多词汇学员能看懂,但是却没法用口语或书面语表达。这告诉我们,在进行词汇教学时,应该注重引导学员对产出性词汇的学习和使用。

(3) 对于英语词汇的学习而言,应该遵循词频原则。从统计结果看,学员对词汇的掌握随着词频的增高而逐渐增多,也就是说,词频越高的单词,学员掌握越多;词频越低的单词,学员掌握越少。在学习英语词汇时,我们应该遵循Nation、Geoffrey Leech等人倡导的“more frequent = more important to learn”,采取适当的学习策略,克服单一的学习方式,扩大词汇量。

#### [参考文献]

- [1] Wilkins, D. A. *Linguistics in Language Teaching*. London [M]: Edward Arnold, 1978.
- [2] 桂诗春. 我国英语专业学生英语词汇量的调查和分析[J]. 现代外语, 1985(1): 1-6.
- [3] 邓昭春, 曾中平. 本科生英语词汇量调查与教学思考[J]. 外语与外语教学, 1998(10): 19-20.
- [4] 周大军, 文瀚燕. 理工科学生英语词汇量状况全程调查[J]. 外语教学与研究, 2000(5): 356-361.
- [5] 马广惠. 理工科大学生英语词汇水平研究[J]. 外语教学, 2001(2): 48-52.
- [6] 邵华. 普通高等院校学生大学英语四级阶段词汇水平实证研究[J]. 外语教学与研究, 2002(6): 421-425.
- [7] 文秋芳, 王海啸. 学习者因素与大学英语四级考试成绩的关系[J]. 外语教学与研究, 1996(4): 33-39.
- [8] 邓昭春. 《大纲》词表局限性与分类词族的教学意义[J]. 中国大学教育, 2004(9): 45-48.
- [9] Nation, I. S. P. *Teaching and Learning Vocabulary* [M]. Wellington: English Language Institute, 1983.
- [10] Xue Guo-yi, Nation, I. S. P. A University Word List [J]. *Language Learning and Communication*, 1984, 3(2): 93-242.
- [11] Nation. *Vocabulary Size, Text Coverage and Word Lists* [M].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7.
- [12] Nation. *Using small Corpora to Investigate Learner Needs* [M]. *Small Corpus Studies and ELT Theory and Practice*.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 Philadelphia 2001.
- [13] Read, J. *Assessing Vocabulary* [M]. Cambridge: CUP, 2000.
- [14] Geoffrey Leech. Why Frequency Can no Longer Be Ignored in ELT [J]. 外语教学与研究, 2011(1): 1-20.

(责任编辑: 林聪榕)